

鲁迅的人际关系

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

朱正——著



中华书局

鲁迅的人际关系

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

朱正——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朱正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6

ISBN 978-7-101-10736-4

I. ①鲁… II. ②朱… III. ③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④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5733 号



书 名 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

著 者 朱 正

责任编辑 余佐赞 胡正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¼ 插页 4 字数 39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736-4

定 价 48.00 元



鲁迅

(1933 年 9 月 13 日摄于上海)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地步。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也就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浪者
回眸時看小於菟

未年之冬
魯迅先生
書

出版说明

一、鲁迅(1881—1936),其一生交游甚广,鲁迅书信和日记中都有比较详细的交游记载。关于鲁迅的人际关系,朱正先生写过很多文章,也结集出版过,这次出版的《鲁迅的人际关系》,新增了《鲁迅与宋庆龄》、《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胡适》等重要篇章,篇幅较原来有了大幅增加,同时对旧作也有很多修订。

二、朱正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传》等重要著作。阅读本书,我们可以“看他(鲁迅)交往的是些什么人,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朱正语),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鲁迅的形象、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朱正先生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来解读鲁迅的人际关系,这些文字可以看作其治史的结晶。读者喜欢的是材料说话,不会喜欢强作解人,本书作者做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三、本书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与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的交往情况,涉及与胡适、陈独秀、林语堂、

傅斯年等二十余人的交往；第二部分主要是鲁迅与政界军界人士的交往情况，涉及与宋庆龄、陈仪、李秉中、陈赓等十余人的交往。本书附录有二，其一是对鲁迅友人在后来特定年代的一些遭遇做了追踪，其二记录的是同时代人对鲁迅的看法。——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鲁迅。

四、本书引用了很多材料，为了减少注释对阅读带来的繁琐，编者对书中的注释做了以下方式的处理：

1. 对于常见的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引文一般不做特别标示；对于此外的引文，作者引用后都在引文后面标示出处。

2. 在标示出处时，本书对第一次出现的引文，其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和页码都有详细的标注，后面再引用就只出现书名和页码。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1月

目 录

上部 与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交往

鲁迅与胡适	
——兼析周作人与胡适的交往	3
鲁迅与陈独秀	104
鲁迅与林语堂	115
鲁迅与傅斯年	
——兼析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往	150
鲁迅与邵洵美	168
鲁迅与曹聚仁	
——兼析周作人与曹聚仁的交往	180
鲁迅与章锡琛	219
鲁迅与左联五烈士	222
鲁迅与丁玲	251
鲁迅与冯雪峰	257
鲁迅与黄源	261
鲁迅与施蛰存	267
鲁迅与徐懋庸	274
鲁迅与王希礼、柏烈伟	280
鲁迅与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斯诺	288

鲁迅与夏震武	
——兼析夏震武其人其事	321

鲁迅与张凤举	
——小人张凤举	328

鲁迅与徐祖正	332
--------------	-----

下部 与政界军界人士交往

鲁迅与宋庆龄	339
鲁迅与陈仪	365
鲁迅与王金发	368
鲁迅与陶冶公	371
鲁迅与陈赓	372
鲁迅与李秉中	373
鲁迅与叶永蓁	382
鲁迅与方之中	384
鲁迅与彭柏山	386
鲁迅与沙飞	390

附 录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393
《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539

卷末语	545
-----------	-----

上部
与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交往

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
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
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
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鲁迅致曹聚仁

鲁迅与胡适

——兼析周作人与胡适的交往

胡适和鲁迅、周作人兄弟可以说是都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活动家，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当时，他们是《新青年》杂志的大方向一致的同人，也是私人关系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间都是很尊重的。

1920年3月，胡适的诗集《尝试集》出版。胡适出版这部诗集，是想做一个试验，来证明可以用白话作韵文。他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都来参加这个试验。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说：

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

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对:“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32页)

这里,他提到的“努力作白话诗”的朋友,写上了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名字。当时鲁迅兄弟二人都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体诗。鲁迅发表的有《梦》、《爱之神》、《桃花》(均在第四卷第五号)、《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均在第五卷第一号),周作人有《小河》(第六卷第二号)、《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均在第六卷第三号)。胡适对这些诗评价甚高。他在《谈新诗》一文中说:“最明显的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

在这篇《谈新诗》里,谈到白话诗的平仄和用韵这些事情的时候,胡适举周作人的诗为例:

白话里的平仄,与诗韵里的平仄有许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同一个字，单独用来是仄声，若同别的字连用，成为别的字的一部分，就成了很轻的平声了。例如“的”字，“了”字，都是仄声字，在“扫雪的人”和“扫净了东边”里，便不成仄声了。我们简直可以说，白话诗里只有轻重高下，没有严格的平仄。例如，周作人君的《两个扫雪的人》的两行：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新青年》六，三）

“祝福你扫雪的人”上六个字都是仄声，但是读起来自然有个轻重高下。“不得不谢谢你”六个字又都是仄声，但是读起来也有个轻重高下。又如同一首诗里有“一面尽扫，一面尽下”八个字都是仄声，但读起来不但不拗口，并且有一种自然的音调。白话诗的声调不在平仄的调剂得宜，全靠这种自然的轻重高下。

至于用韵一层，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例如周作人君的《小河》虽然无韵，但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不觉得是一首无韵诗。我且举一段如下：

.....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对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

又如周君的《两个扫雪的人》中一段：

.....

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洼地。

这是用内部词句的组织来帮助音节，故读时不觉得是无韵诗。（《胡适全集》第1卷，第171—173页）

正如胡适称他自己的诗集为《尝试集》一样，周作人（以及鲁迅）的这些白话诗作品也是为了突破流传了千百年的诗歌体裁的一种尝试吧。他们也可以说是属于新体诗的最早探索者，在当时影响是大的。后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论这一时期的诗作，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8—369页）。不过鲁迅自己在《集外集·序言》中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920年年底，胡适为了准备《尝试集》的新版本，将自己删定的一本送请一些朋友提意见，他在《尝试集》四版自序里说了这一件请朋友删诗的事：